“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23]用习近平大历史观认识世界，掌握历史规律，归根结底是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改造世界，创造历史。我们当前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和难度最大的现代化，是超越“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回答和解决21世纪人类发展难题和挑战的创举，是人类历史变革的巨大时机，这要求我们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历史清醒和历史自信，既立足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特点和特性，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为安身立命的基础，又着眼于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胸怀天下，应对困难和挑战，探索人类前途命运的新路径。

其次，习近平大历史观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及势力的理论武器。历史观是事关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稳定的重大理论课题和政治问题。“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2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严峻复杂，尤其是长期在各类错误社会思潮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历史虚无主义仍旧活跃，给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带来巨大挑战。近些年来，大数据、人机交互等数智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信息生产和传播速度和影响呈几何级数增长，乃至借助智能算法、AI技术针对特定群体、特定事件进行“私人订制”式的精准化渗透，呈现出隐蔽性、欺骗性更强和蔓延速度更快的态势。

用习近平大历史观为理论武器与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要从“破题”与“解题”双重角度着手。所谓“破题”，就是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和方法论为指导，透过纷繁表象，清醒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5]站在正确与错误的主义与道路之争的政治和战略高度上坚定抵制与历史虚无主义坚决斗争的立场。所谓“解题”，一方面，要以大历史观的历史定力和历史底气，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思维本质就是历史唯心主义，战胜它的核心利器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另一方面，又要把握与错误思潮及其势力作斗争的科学策略，尤其是要用好当前的新技术、新平台，创新斗争方式和方法，在国内意识形态场域中，充分发挥和加强党史的思想引导和理论教育的作用，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同时，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消除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歪曲误读，让世界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参考文献

[1][7][8]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34-36页。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04页。

[3]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页。

[4][13][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72+153+28页。

[5][16][2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19+21页。

[6][9][17][2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25+446+35+427页。

[10][11][19]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522+133页。

[12]中共中央党史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99页。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287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页。

[2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27页。

[23]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214页。

[24]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4页。

[25]《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载《人民日报》，2013-07-22。

作者简介

易丙兰　湖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黄晓存　湖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